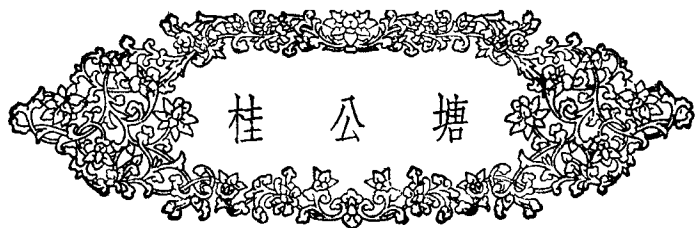


桂公塘

鄭 振 鐸





鄭振鐸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61

內 容 提 要

本集內共收小說三篇。“桂公塘”叙写民族英雄文天祥在南宋政权垮台的前夕，奉命到元軍营談判議和，为蒙古軍帥伯顏扣留，設計逃出后在揚州、眞州之間輾轉奔逃的故事。篇中描写了当时的艰难局势，文天祥的忠心耿耿，坚强不屈，以及杜洪等人的忠貞。“黃公俊之最后”叙写小地主出身的知識分子黃公俊参加了太平軍，在太平天国垂敗时前往游說曾九和太平軍合作，被曾國藩所扣留的故事。凸出地写出了曾國藩的反動頑固和黃公俊的坚持气节。“毁灭”叙写控制南明政权的阮大毓，在大敵当前的时候，貪污弄权，排斥异己，和最后狼狽逃跑时的丑态。这三篇小說都是作者在抗战以前的一个时期有感于國內政局而作的，在抗战期內曾經印行过。

桂 公 塘

著 者 郑 振 鐸

*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永嘉路25弄8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3 15/16 字数：77,000

1959年4月新1版

1961年10月第3次印刷 印数：14,001—19,000册

(原新文艺版印27,000册)

统一书号：10078·0643

定价：(八) 0.32元



統一書號：10078·0648
定價：0.32 元

目 次

桂公塘·····	1
黄公俊之最后·····	52
毁灭·····	93

CAB40/17

桂 公 塘

天地虽寬靡所容！
長淮誰是主人翁？
江南父老还相念，
只欠一帆東海風。

——文天祥：旅懷

他們是十二個。杜澥，那精悍的中年人，嘆了一口氣，如釋重負似的，不擇地的坐了下去。剛坐下，立刻跳了起來，叫道：

“慢着！地上太潮濕。”他的下衣已經沾得潮濕了。

疲倦得快要癱化了的人，听了這叫聲，勉強的掙扎的站着，背靠在土牆上。

一地的濕泥，還雜着一堆堆的牛糞，狗糞。這土圍至少有十丈見方，本是一個牛欄。在這兵荒馬亂的時候，不知那些牛只是被兵士們牽去了呢，還是已經逃避到深山里去，這裡只剩下了空空的一個大牛欄。濕泥里吐射出很濃厚的腥騷氣。周遭的糞堆，那臭惡的氣味，更陣陣的撲鼻而來。他們站定了時，在靜寂清鮮的夜間的空氣里，這氣味兒益發重，益發難聞，隨

了一陣陣的晚風直冲扑而來。个个人都要嘔吐似的，長袖的袖口連忙緊掩了鼻孔。

“今夜就歇在這土圍里？”杜澣無可奈何的問道。

“這周圍的幾十里內，不會有一個比這個土圍更機密隱秘的地方。我們以快些走離這危險的地帶為上策，怎麼敢到民家里去叩門呢？冷不防那宅里住的是韃子兵呢。”那作為向導的本地人余元慶又仔細的叮囑道。

十丈見方的一个土圍上面，没有任何的蔽蓋。天色藍得可愛。晶亮的小星點兒，此明彼滅的似在打着燈語。苗條的一弯新月，正走在中天。四圍靜悄悄的，偶然在很远的东方，似有几声犬吠，其声凄惨的象在哭。

露天的憩息是这几天便过慣了的，倒没有什么。天气是那末好。没有一点下雨的征兆。季春的气候，夜間是不凉不暖。睡在沒有蔽蓋的地方倒不是什么难堪的事。所难堪的只是那一陣陣的腥騷气，就从立足的地面蒸騰上來，更有那一陣陣的难堪的糞臭气濃烈的夾雜在空中，熏冲得人站立不住。

“丞相怎么能睡呢，在这个齷齪的地方？”杜澣躊躇道。

文丞相，一位文弱的書生，如今是改扮着一个商人，穿着藍布衣褲，腰系布条，足登草鞋。虽在流离顛沛之中，他的高華的气度，淵雅的局面，还不曾改变。他憂戚，但不失望。他的清秀的中午的臉，好几天不曾洗了，但还是那末光潤。他微微的有些愁容。眉际聚集了几条皺紋，表示他是在深思焦慮。他疲倦得快要躺下，但还勉强的站立着。他的手扶在一个侍从的肩上，足底板是又痠痛，又濕熱；过多的汗水把袜子都浸得濕了，有点怪难受的苦楚。但他不說什么，他能够吃苦；他

已經歷过千辛万苦；他还准备着要經歷千百倍于此的苦楚。

他的头微微的仰向天空。清丽的夜色仿佛使他沉醉。凉颼吹得他疲劳的神色有些苏复——虽然腿的小肚和脚底是仍然在痠痛。

“我們怎么好呢？这个地方没法睡，总得想个法子。至少，丞相得憩息一下！”杜游热心地焦急着說道。

文丞相不說什么，依然昂首向天。誰也猜不出他是在思索什么或是在領略这夜天的星空。

“丞相又在想詩句呢！”年輕的金应悄悄的對鄰近他身旁的一个侍从說。

“我們得想个法子！”杜游又焦急的喚起大家的注意。

向導的余元慶說道：“沒有別的法子，只能勉强的打扫出一片干净土出來再說。”

“那末，大家就动手打扫，”杜游立刻下令似的說。

他首先尋到一条樹枝，枝头綠叶紛披的，当作了扫帚，开始在地上扫括去腥湿的穢土。

个个人都照他的榜样做。

“你的泥水濺在我的臉上了！”

“小心点，我的衣服被你的樹枝扫了一下，沾了不少泥漿呢。”

大家似乎互相在咆吼，在責罵，然而一团的高兴，几乎把剛才的过分的疲倦忘記了。他們孩子們似的在打鬧。

不知扫折了多少樹枝，落下了多少的綠叶，他們面前的一片泥地方才顯得干净些。

“就是这样了罢，”杜游嘆了一口气，放下了他的扫帚。

工作，不顧一切的首先坐了下去。

一个侍从，打开了文丞相的衣包，取出了一件破衣衫，把它鋪在地上。

“丞相也該息息了，”他憐惜的說道。

“諸位都坐下了罷，”文丞相藹然和氣的招呼道。

陸陸續續的都圍住了文丞相而坐。他們是十二个。

年輕的金应道：“我覺得有点冷，該生个火才好。”

“剛才走得熱了，倒不覺什么。現在坐定了下來，倒真覺得有些冷抖抖的了。”杜澣道。

“得生个火，我去找干樹枝去。”好动的金应說着，便跳了起來。

向導，那个瘦削的終年象有深憂似的余元慶，立刻也跳起身來，擋住了金应的去路，嚴峻的說道：“你干什么去！要送死便去生火！誰知道附近不埋伏着韃子兵呢？生火招他們來么？”

金应一肚子的高兴，橫被打断了，咕嘟着嘴，自言自語道：“老是韃子兵，韃子兵的吓唬人！老子一个打得他媽的十个！”然而他終于仍然坐了下去。

“韃子兵不是在午前才出來巡邏的么？到正午便都归了隊，夜間是不会來的。”杜澣自己寬慰的說道。

“那也說不定。这里离瓜州揚子桥不远，大軍营在那边，时时有征調，总得格外小心些好。”余元慶的瘦削見骨的臉上露出深謀遠慮的神色。

文丞相只是默默的不响，眼睛还是望着夜天。

镰刀似的新月已經斜挂在偏西的一方了；东边的天上略

顯得阴暗。有些烏云在聚集。中天也有几朵大的云塊，橫亘在那里，不知在什么时候出現的。

晚風漸漸的大了起來。土圍外的樹林在簌簌的微語，在淒楚的呻吟。

二

沉默了好久。有几个年輕人打熬不住，已經橫躺在地上睡熟了；呼呼的發出鼾聲來。金應是其一，他呼嚕呼嚕的在打鼾，仿佛忘記了睡在什么地方。

文丞相耿耿的光着双眼，一点睡意也沒有。他的腿和脚經了好一会的休息，已不怎么痠楚了。

他低了眼光望望杜澣——那位死生与共，为了國家，为了他，而牺牲了一切的义士。杜澣的眼光恰恰也正凝望着他。杜澣哪一刻曾把眼光离开了他所敬愛的这位忠貞的大臣呢！

“丞相，”杜澣低声的喚道；“不躺下息息么？”他愛惜的提議道。

“杜架閣，不，我閉不上眼，还是坐坐好。你太疲乏了，也該好好的睡一會兒。”

“不，丞相，我也睡不着。”

文丞相从都城里帶出來的門客們已都逃得干干淨淨了；只剩下杜架閣是忠心耿耿的自誓不离开他。

他們只是新的相識。然而这若干日的出死入生，患难与共，使得彼此的肺腑都照得雪亮。他們倆几成了一体。文丞相几乎沒有一件事不是依靠架閣的。而杜架閣也尝对丞相吐露其心腑道：

“大事是不可为的了！吳堅伴食中書，家鉉翁衰老無用，賈余慶卑鄙無耻；这一批官僚們是絕對的不能担負得起國家大事的。只有丞相，你，是奋發有为的。他們妒忌得要死，我們都很明白。所以，特意的設計要把你送到韃子的大營里去講和。这魔穴得离开，我們該創出一个新的有作为的局面出來，才抵抗得了那韃子的侵略。这局面的中心人物，非你老不成。我們只有一腔的热血，一双有力的手腕。拥护你，也便是为國家的复兴运动而努力。”

丞相不好說什么，他明白这一切。他时刻的在罗致才士俊俠們。他有自己的一支子弟兵，訓練得很精銳；可惜粮餉不够——他是毀家勤王的——正和杜潁相同。人数不能多。他想先把握住朝廷的实权，然后徐圖展布，徹底的來一次扫蕩澄清的工作。然而那些把國家当作了私家的產業，把國事当作了家事的老官僚們，怎肯容他展布一切呢！妒忌使他們盲了目。“寧願送給外賊，不願送給家人，”他們是抱着这样的不可告人的隱衷的。文天祥拜左丞相的諭旨剛剛下來，他們便設下了一个毒計。

蒙古帥伯顏遣人來邀請宋邦負責的大臣到他軍營里開談判。

这难题困住了一班的朝士們，議論紛紛的沒有一毫的定見。誰都沒有勇气去和伯顏談判。家鉉翁是太老了，吳堅是右丞相，政府的重鎮，又多病，也不能去。这难题便落在文天祥的身上。他是剛拜命的左丞相，年剛气銳，足以当此大任。大家把这使命，这重責，都想往他身上推。

“誰去最能勝任愉快呢？”吳堅道。

“這是我們做臣子的最好的一个効力于君國的机会，我倒想請命去，只可惜我是太老了，太老了，沒有用。”家鉉翁喘息的說道，全身安頓在东边的一張太师椅上。

“國家兴亡，在此一举，非精明强干，有大勇大謀的不足以当此重任，”賈余慶献諛似的說，兩眼老望着文天祥。他是別有心事的：文天祥走了，左丞相的肥缺兒便要順推給他享受了，所以他慫恿得最有力。

朝臣們紛紛的你一言我一語的，都互相在推諉，其意却常在“沛公”。

那紛紛营营的青蝇似的声响，都不足以打动文天祥的心。在他的心里正有兩個矛盾的观念在作战。

他不曾預备着要去。并不是退縮，怕事。他早已是准备着为國家而牺牲了一切的。但他恐怕，到了蒙古軍营里会被扣留。一身不足惜，但此身却不欲便这样沒有作用的給糟蹋掉。

当陈宜中为丞相的时候，伯顏也遣人來要宜中去面講和款，那时天祥在他的幕下，再三的諍諫道：

“相公該为國家自重。蒙古人不可信，虎狼之区万不宜入。若有些許差池，國家將何所賴乎？”

宜中相信了他的話，不曾去。

如今这重担是要挑在他自己的身上了。他要为國家惜此身。他要做的事比这重要得多。他不願便这样輕忽的牺牲了。他还有千万件的大事要做。

他明白自己地位的重要，責任的重大。他一去，國家將何

所賴乎？杜蒔，他的新相識的一位俠士，也極力的阻止他去；勸他不要以身入虎口。杜蒔集合了四千个子弟兵，還有一腔的热血，要和他合作，同負起救國的責任。也有別的門客們，紛紛擾擾的在發揮种种不同的意見。但他相信，純出于热情而為遠大的前途作打算者，只有一個杜蒔。

然而，文天祥在右丞相吳堅府第里議事時，看見众官們的互相推諉，看見那种卑鄙齷齪的態度，臨難退縮，見危求脫的那副怯懦的神氣，他不禁覺得有些冒火。他的雙眼如銅鈴似的發着侃侃的懸摯的光亮。他很想大叫道：

“你們這批卑鄙齷齪的懦夫們呀，走開；讓我前去吧！”

然一想到有一個更大的救國的使命在着，便勉強的把那股憤氣倒咽了下去。他板着臉，好久不開口。

但狡猾如狐的賈余慶，却老把眼珠子溜到他身上來，慢條斯理的說道：

“要說呢，文丞相去是最足以摧折強虜的銳鋒——不過文丞相是國家的柱石——”

他很想叫道：“不錯，假如我不自信有更重要的使命的話，我便去了！”

然終于也把这句不客氣的話強咽了下去。

“文丞相論理是不該冒這大險。不過……國家在危急存亡之候，他老人家……是最適宜于担着這大任的。”吳堅也吞吞吐吐的應和着說道。

一個丑眉怪目的小人，劉岳，他是永遠逢迎着吳堅、賈余慶之流的老官僚的，他擠着眼，怪惹人討厭的尖聲說道：

“文丞相耿耿忠心，天日可鑒；當此大任，必不致貽國家以

憂戚。昔者，富鄭公折辱遼寇……”

“彼一時也，此一時也，……方張的寇勢，能以一二語折之使退么？這非有心雄萬夫的勇敢的大臣，比之富鄭公更……”賈余慶的眼鋒又溜到文天祥的身上，故意的要激動他。

對於這一批老奸巨猾們的心理，他是洞若觀火的。他實在有些忍不住，幾乎不顧一切的叫道：

“我便去！”

他究竟有素養，還是沉默着，只是用威嚴有棱的眼光，來回的掃在賈余慶和劉岳們的身上。

一時敞亮的大廳上，鴉雀無聲的悄靜了下來，雖然在那里聚集了不下百余个貴官大僚。

空氣石塊似的僵硬，個個人呼吸都艱難異常。一分一秒鐘，比一年一紀還難度過。

還是昏庸異常的右丞相吳堅打破了这个難堪的局面：

“文丞相的高見怎樣呢？以丞相的大才，當此重任，自能綽有餘裕，國家實利賴之。”

他不能不表示什麼了；鋒棱的眼光橫掃過一堂，那一堂是行尸走肉的世界；個個人都低下了眼，望着地，仿佛內疚于心，不敢和他的銳利如刀的眼光相接觸。他在心底深啣了一聲，沉痛的說道：

“如果實在沒有人肯去，而諸位老先生們的意見，都以為非天祥去不可的時候，天祥願為國家粉碎此無用之身。惟恐囂張萬狀的強虜，未必片言可折耳。”

如護國的大神似的，他坐在西向一張太師椅上。西斜的太陽光，正照在他的身上，投影于壁，碩大無朋，正足以于影中

籠罩此群懦夫萬輩！

个个人都象从危難中逃出了似的，松了一口气。

文天祥轉了一个念，覺得毅然前去，也未尝不是一条活路。中國虽曾扣留了北使郝經到十幾年之久——那是賈似道的荒唐的挑釁的盲舉，但北廷却从不曾扣留过宋使。奉使講和的人，从不曾受过無禮的待遇。恃着他自己的耿耿忠心，不懼艱危，也許可以說服伯顏，保全宋室，使它在不至过分難堪的条件之下，偷生苟活了若干时，然后再徐圖恢复、中兴。这未必較之提萬千壯丁和北虜作孤注一擲的办法便有遜。这也是一个办法。即使冒觸虜帥而被羈，甚至被殺，还不是和战死在戰場上一样的么？人生总有一个死，随时随处無非可死之时地，为國家，个个人都該貢獻了他的生命，而如何死法，却不是自己所能自主的。为政治活动者，正象入伍当一个小小的兵丁，自己是早已丧失了自由的——自己絕對沒有選擇死的时和地的自由。

况且北虜的虛实，久已傳聞异辭，究竟他們的軍隊是怎样的勇猛，其各軍的組織是怎样的，他們用什么方法訓練这長勝之軍，一切都該自己去仔細的考察一下，作为將來的准备。那末，这一行，其意义正是至重且大。

这样一想，他便心平气和起來，随即站起身來，說道：

“諸位老先生，事机危矣，天祥明天一早便行；現在还要和北使面談一切。失陪了。”

头也不回的，剛毅有若一个鉄鑄的人，踏着坚定的足步离开大厅而去。

三

想不到北虜居然出乎例外的会把他羈留着。

杜澣聽見了他出使的消息，焦急的只頓足。見了他，只是茫然若有所失；也更說不出什么刺激或劝阻的話來。他覺得，这里面顯有極大的陰謀。他不相信文丞相不明白。他奇怪的是，丞相为什么毅然肯去。

“难道我們的計劃便通盤打消了么？”他輕喟的对天祥說道。

“不过，这一着也是不得已的冒險的举动——战争还不象賭博，每一次都在冒險么？我們天天都要准备站在最前綫。又何妨冒这險一次。其实，我的目的还在觀北虜的虛实——你明白我的心事，我去了，你要加緊的訓練着軍士。更艱危的責任，是在你們的身上！”天祥說着，有些黯然，他实在莫測自己此行的前途。

杜澣瞿然的跳叫道：“不然，不然！丞相在，國便在！丞相去了，國事將靠誰支持？吳堅、賈余慶……不，不，他們豈是可以共事的人！丞相既然決心要出使，那末我也隨去，也許有万一的幫助。假如北虜有万一不測的举动，我們得設法躲避。丞相以一身担國家大事，為責甚重。決不可視自身過輕。要知道我們的身體，已許于國，便是國家的，而不是自己的了！……至于我的子弟兵，那很容易措置，还不是有我的族弟杜潛在統率着么？他是不会誤事的。”

天祥熱切的握住了杜澣的手，感動得說不出話來，良久，才道：

“杜义士，我是國之大臣，應該為國犧牲。义士何必也隨我冒這大險呢？”

“不，不，我此身是屬於國的，也是屬於丞相的。丞相的安危，便是國家的安危！我要追隨着丞相的左右，萬死無悔！”他的眼眶有些淚點在轉動。

天祥很興奮，知道宋朝還不是完全無人！天下的壯士們是盡可以赤誠熱血相號召的。同時奮然自拔，願和他同去的，又有門客們十餘人，隨從們十餘人。

想不到一到北營便失了自由，一切計劃，全盤的被推翻。北虜防衛得那末周密，他們的軍士們是那末守口如瓶。天祥們決無探訪一切的可能。他們的虛實是不易知的。但所可知的是，他們已下了一個大決心，要掠奪南朝的整個江山，決不是空言所能折服的。

他對伯顏說了上千上萬的話；話中帶刺，話里有深意。說得是那末懇切，那末痛切，說得是那末慷慨激昂，不抗不卑，指陳利害是那末切當；听得北虜的大將們，個個人都為之愕然驚嘆。他們從不曾遇到那末漂亮而剛毅的使臣。

他們在中央亞細亞，在波斯，在印度，滅人國，墟人城，屠毀人的宗社，視為慣常不足奇的事。求和的，投降的使臣們不知見了千千萬萬，只有哀懇的，訴苦的，卑躬屈節的，卻從來不曾見過象這位蠻子般的那末侃侃而談，旁若無人的氣概。

出于天然的，他們都咬指在口，嘖嘖的嘆道：

“好男子，好男子！”

伯顏沉下了臉，想發作，終于默默無言。幾次的爭辯的結果，伯顏是一味敷衍，一味推托；總說沒有推翻南朝社稷之心，